

旋风少女

XuanFengShaoNv

明晓溪 著

中国城市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旋风少女

XuanFengShaoNv

每次开始写一个故事，都是因为心里有一种冲动，不把它写出来就无法平静。

在写《旋风少女》的时候，这种强烈的冲动超过了以往的每部小说，就像有热血在胸口沸腾一样，所有的感情都在随着百草一起燃烧！

明晓溪

ISBN 978-7-5074-1984-9

9 787507 419849 >

定价：25.00元

[旋风少女]

XuanFengShaoNv

明晓溪 著

中国城市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旋风少女/明晓溪著. －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8.5

ISBN 978-7-5074-1984-9

Ⅰ.旋… Ⅱ.明… Ⅲ.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54319号

策　　划	王　立
责任编辑	王月芳　唐　浒　黄　黉
封面设计	熊琼工作室
版式设计	熊琼工作室
责任技术编辑	张建军　阮中强　杨冬梅
出版发行	中国城市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太平路甲40号（邮编100039）
网　　址	www.citypress.cn
电　　话	(010) 63275378（营销策划中心）
传　　真	(010) 63489791（营销策划中心）
总编室信箱	citypress@sina.com　电话：(010) 52732057
投稿信箱	world66@263.net（营销策划中心）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字　　数	150千字　印张9
开　　本	880×1230（毫米）1/32
版　　次	2008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10)52732057



“她居然还敢出现！”

“还要不要脸啊，我要是她，就挖个坑把脸埋进去算了！”

“啊，她走过来了！”

“千万不要走到我这里！”

“怕她干什么！她要是敢走过来，我就一脚把她踢飞！”

春日的阳光里，全胜道馆[1]中身穿白色道服的小弟子们聚在一起叽叽喳喳，充满鄙夷地看向那个正走过来的十四岁少女。

她就要来，她又没做错，为什么她要不敢来？！如果她今天不来，就证明是她心虚了，是她认为自己做错了。

可是她没做错！

百草咬紧嘴唇，抬头挺胸地向道馆庭院的中央走过去，她的双拳握得紧紧的，凡是听到有人骂她，就立刻瞪向骂她的人，直到那人被她瞪得快快地闭上嘴。

鸦雀无声。

本故事中出现的所有道馆的名称都是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她将脑袋仰得更高些，走到队伍的最后面，周围的弟子们顿时避得她远远的，让她一个人孤零零地站着。

“戚百草！你以为大家真的都怕了你吗？！”

一个尖锐的女声响起。

百草皱眉看去，是平日里看她最不顺眼的光雅，光雅正涨红了脸，直直地从队伍里走出来，站在她面前，愤怒地喊：

“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明明是你做了可耻的事情，却一副理直气壮的模样？你凭什么还来？你不知道这里一点都不欢迎你吗？！”

“我没有做可耻的事情。”

百草握紧拳头，仰着头说。

“你……你……”光雅气不成声，“……是谁把你养大的！是谁给你钱上学的！你在哪里住，你在哪里吃！可是你居然……”

“我居然怎么了？难道撒谎就是对的？难道就应该骗人？师父说的，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知廉耻明是非！难道就因为一个道馆挑战赛，我们就可以撒谎和欺骗了吗？！”她用力吸了口气，她才不哭，她是最坚强的戚百草，无论是什么事情，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

“你……你……哇……”

光雅却气得大哭起来，精致的脸庞上挂满了泪水，就像一个受尽了委屈的洋娃娃。其他的弟子们再也按捺不住了，一个个全都怒视着她，不知道是谁喊了声：

“打她！打死她！”

立刻有几个小弟子向她飞踢而来！

前踢！

后踢！

下劈！

横踢！

漫天是破空的风声，一双双闪电般的腿影如同一张阴云密布的网向她全方位扑过来！仿佛漫画中的定格，她倔强地挺直背脊，孤零零地一个人被凌厉的杀气和痛恨包围着。

“啊呀！”

“哎呦！”

“呜……”

少年们七零八落地跌翻在地上，一个个痛呼失声，每个人的脸上都有一只脚印，而脚印的主人依旧倔强地挺直背脊站在原地，努力将头仰得高高的。

她没有做错！

“戚百草！”

三位身穿白色道服腰系黑色腰带的中年男人从庭院的东边走过来，其中一个面色赤红的男人看到狼狈得摔到一地的弟子们，眼底闪过一抹阴霾，又望向直直站在庭院中央的那个少女，说：

“是你把他们打倒的？”

“是。”

百草低下头。

三个男人互视了一眼，还是由那个面色赤红的男人似笑非笑地说：“看来曲师弟说的没错，你果然是习练跆拳道的材料。”

百草沉默不语。

“你现在功夫如此厉害，我们这种不入流的小道馆也教不了你什么了，”面色赤红的男人干笑几声，“不如你去别的道馆继续学习去吧，将来如果有机会成为全国冠军，能记得告诉记者们你是在全胜道馆接受的启蒙训练，就不枉费大家相识一场了。”

百草吃惊地抬起头。

什么意思？什么叫做不如去别的道馆继续学习？

“你的东西已经收拾好了，现在就在道馆的大门外。”面色赤红的男人不再看她，扭头对其他的弟子们说，“好，大家集合，为了五月份的道馆挑战赛，大家全都要打起精神，加倍训练！”

百草咬了咬嘴唇，跟着那些从地上爬起来的弟子们一起集合，装作对大家鄙视的目光毫不在意。

“戚百草，你没有听懂我的话吗？”

面色赤红的男人不耐烦地盯着站在队伍中的她，说：

“如果你听不明白的话，那我再重复一遍。请你去别的道馆吧，或者随便你去任何地方，区区全胜道馆供奉不起你这尊大佛。”

“郑师伯！”

百草不敢置信地喊，惊得四肢渐渐冰冷，真的是要赶她出去吗，就因为昨天的事情，就要赶她出去了吗？

“不要喊我师伯，我没那个福气当你的师伯。”郑渊海懒都懒得再看她一眼，“请你马上出去！”

“柳师伯！邓师伯！”

她有点慌了，强自镇定着向另外师伯看去，可是柳师伯的脸色比郑师伯的还难看，邓师伯避开了她的眼睛，好像这个决定是他们三个商量好了的。

“喊什么？不肯好好地走，非要赶你出去是不是？！”

郑渊海横眉喝道。

“我不走。”

百草拼命压抑着从心底泛起的恐惧，倔强地说：

“我没有做错事情，我没有错，我不走。”

“你没有做错？”郑渊海怒声笑，“再有一个多个月就是道馆挑战赛，在重振全胜道馆声威的关键时刻，你居然那么做，你置全胜道馆于何地？全胜道馆已经成为所有道馆的笑话了！”

她的胸口剧烈地起伏了几下，握紧双手说：

“从小到大，师父都一直教导，练习跆拳道的人应该具备跆拳道的精神，要知廉耻，要学会分辨是非，不能因为任何原因弄虚作假，为了利益和虚荣而试图欺瞒世人更是不应该的，否则就是有辱跆拳道的精神。”

郑渊海的面色从红转白，又从白转红，狠狠地说：

“是，你没错，错的是我！你满意了吧！不过我是这个道馆的馆主，我有权不让你再在这里练习，我也有权不让你再在这里继续住下去！所以，你现在就给我滚！”

“我……”

百草渐渐有些慌乱了。

“我不走，我……我要等师父回来……师父不会赶我走的……”

“哈哈，曲向南？他也是在这里白住全胜道馆的房子，有什么资格干涉我？！戚百草，识趣点你就赶快自己离开，否则不要怪我赶你出去！怎么，还不走？”

郑渊海冷哼一声，目光扫向已经全都惊呆住的弟子们，说：

“从此以后，她不再是全胜道馆的人，她和你们也不再有任何关系，现在你们马上把她赶出去！”

春日的阳光亮得耀眼。

面前仿佛有无数点光斑飞旋，百草有些恍惚，她渐渐看不清楚那些厌恶和痛恨的表情，是她做错了吗，难道真的是她做错了吗？

她的身体被用力推搡着。

好像是被很多双手用力推搡着。

是那些每天和自己一起练功的弟子们把她推出去，推出大门外，然后重重地将大门关闭上吗？

百草浑身寒冷地站在道馆的大门外。

雄伟的大门，她站在一棵老槐树下，呆呆地看着挂在门上的匾额，红色的匾额上写着“全胜道馆”那四个烫金的大字。所有人都觉得她做错了，那么，也许真的是她做错了？

郑师伯一脚飞踢过来的时候，足足三十公分厚的松板应声而裂，举着松板的仲和师兄被力道冲击得踉跄后退，所有被邀请来参观的记者们都惊叹地鼓掌。

她甚至听到有记者感叹地说：

“原来全胜道馆的实力不弱啊！”“这次道馆挑战赛，全胜道馆说不定会是一匹黑马呢。”

可是她知道郑师伯没有那样的功力。

经年累月的酗酒，郑师伯已经连一块薄薄的松板都无法踢裂了，怎么可能会突然能踢破那么厚的松板。从垃圾箱里她找到那块被踢裂的松板，果然发现它是事先裂开又粘在一起的，上面还有粘胶的痕迹，那样

的松板连初学跆拳道的小孩子都能踢裂。

是她做错了吗？

她不应该去郑师伯的房门口，问他为什么要这么样，为什么要违背最起码的跆拳道精神来欺骗前来的记者。她以为当她问的时候，只有她和郑师伯两个人，却不知道竟然有记者正好采访完了柳师伯又折回来，听到了她的质问。

所以，是她做错了吗？

夜色漆黑。

她又饿又冷，背靠着树干慢慢滑坐在地上。她的东西很少，只有书包和校服，其他的衣服都没有被扔出来，她依然穿着那套白色的道服。她不懂，真的是她错了吗？

抱着膝盖。

泪水忍不住一颗颗从她的脸上滑落。

为什么会这样，要做到礼仪、廉耻、忍耐、克己、百折不挠，这是师父教给她的啊，师父说这是习练跆拳道最基本的要求。虽然跆拳道在韩国得到了兴盛，但是它是从中国起源的，它的精神来自于中华文化的精髓，作为中国人来习练它就更加要严格自律。

不，她没有做错。

她咬紧嘴唇。

等师父回来，师父一定会说，错的不是她，而是郑师伯。

*** ***

上午。

市第一中学。

“喂，你是不是昨天练完功没洗澡啊，好臭啊！”课间时分，晓萤夸张地用课本扇风。

百草沉默地写马上就要交的数学作业。

“你作业没写完啊，好稀奇哦，你不是一向都按时写完作业，每次

都第一个上交的好好学生吗？”

百草刷刷刷地做题，头也不抬。

“哇，你写得好快哦，你脑袋是计算器啊，想都不想地写。喂喂，你干嘛不理我啊，虽然我们松柏道馆和你们全胜道馆算是对头，但是咱们还是好朋友啊。我知道，上次若白师兄打败了你们最厉害的仲和师兄，初薇师姐打败了你们最厉害的黎蓝师姐，让你们全胜道馆很没有面子，你也生气了好几天，不过你不是已经不生气了吗，怎么今天……”

“对啦，这次道馆挑战赛，你会不会参加？每个道馆都三个参赛名额呢，不过，我只怕没希望了……”

呱啦呱啦，晓萤不住嘴地说，就像一个超大型的噪音制造机。她跟百草差不多，也是从小生活在道馆。只不过百草是八岁的时候被她师父领养过去的，而晓萤的父母是松柏道馆的司机和保姆。

最初她很不喜欢戚百草。

她找班导师抗议过好多次，坚决要求不和戚百草同桌。

没见过像戚百草那么拽的人。

如果不是后来知道戚百草是孤儿出身，父母在她小时候就去世了，她简直以为戚百草是眼高于顶看不起人呢。每天都板着脸，很严肃的样子，十分欠扁。

不过同桌时间长了，她才慢慢发现——

原来戚百草只不过是一个交流障碍症患者，板着脸只不过是害怕有人跟她说话，很严肃是因为可以与同学保持很远的距离。其实戚百草这个人哦，脾气好到不可思议，不管她怎么念叨都不会生气。

换句话说，哈哈，就是一只不折不扣的纸老虎！

“咕噜~~~~”

“咕噜~~~~”

晓萤支起耳朵听来听去，终于确定响声是从百草的肚子里发出来的，她兴奋地说：“哇，百草，你的肚子会唱歌哎！快听！”

“咕噜~~~~”

“咕噜~~~~”

百草皱眉，拧开水杯的盖子咕咚咕咚喝了几口水。幸亏这个水杯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直在她的课桌里而没有放在道馆她的房间，否则她连口水也喝不到，肚子会更加饿得难以忍受吧。

“你没吃饭啊。”晓萤好奇地问。

从昨天上午被赶出道馆，她就再没有吃过任何东西了。她身上也没有一分钱，原先攒下的一点零花钱全在她房间的青蛙存钱罐里。

“要不要先吃点我的盒饭啊。”

晓萤打开饭盒，里面有满满一盒米饭、炒青菜，两只虾，一只煎蛋。百草看了一眼，咽了咽口水，又拿起水杯咕咚咕咚喝了好几大口水，然后埋头继续赶作业。

“喂，你怎么了嘛！”晓萤有点生气了，“我知道你脾气怪，可也用不着这么怪吧！我是你惟一的好朋友哎！你再这样，我跟你绝交了啊！”

“……我不饿。”

百草低低地说。

“哈哈，你终于说话了！怎么样，你怕我和你绝交是吧？放心啦，我是吓唬你的啦，我才不会和你绝交呢，你也是我惟一的好朋友啊！不过……”晓萤上下打量她，“你是在撒谎对吧，你的脸上明明写着字，左脸上写着‘我’，右脸上写着‘饿’，额头上写着‘很’，加起来就是——我！很！饿！”

“铃——”

可爱的上课铃声将百草从晓萤滔滔不绝的说话声中解救出来，她悄悄瞟了眼晓萤正匆匆收起来的饭盒，肚子里又是咕噜一声。

她真的很饿。

而这一饿就从白天一直饿到了晚上。

据说全胜道馆大门口的那棵槐树是百年老槐树。浓密的树叶遮天蔽日，夜晚的星光从树叶间洒落，照在百草倚坐在树干旁的身影上。她就着微弱的星光读着英语课本，英语老师说明天会抽查课文的背诵。

可是，她有点看不进去。

她很饿。

胃饿得好像绞在一起。

她又想起晓萤的那个饭盒，香喷喷的米饭，炒青菜、虾和那只煎蛋，煎蛋黄灿灿的，好像很好吃的样子。

她吞了吞口水。

如果……如果她当时吃几口，就不会这么饿了吧。

黄灿灿的煎蛋。

米饭的上面还铺着一层香菇菜心。

绿油油的青菜。

香菇的香气闻起来好诱人啊。

百草痴痴地看着，忽然，她怔了怔，这不是幻想中晓萤的那个饭盒。淡淡的星光落在饭盒上面，是一只莹白的手拿着，顺着那只手往上看，看到的竟然是光雅一脸不屑的面容。

“给你！”

光雅不耐烦地把饭盒放在她面前的地上，然后拿出一个大包，刷地拉开拉链，说：

“你的东西我全都放进去了，你的衣服、你的书、你的存钱罐还有一些你的日常用品。你不要再回来这里了，郑师伯是不可能改变主意的，你找个能收留你的地方去吧，在这里再扮可怜也没有用。”

“我没有做错。”百草喃喃地说。

“闭嘴吧你！你把全胜道馆害成这个样子，让郑师伯丢脸丢得没法见人，让我们现在不管走到哪里都被人嘲笑！你没有做错！也不看看是哪里把你养大，供你上学供你吃供你住，还教你跆拳道！结果你就是这么报答全胜道馆的！你摸着良心说说，你有没有做错！”

光雅恼怒地将手中的大包扔到她身上，仿佛再也无法容忍多看她一眼，大步走回全胜道馆的大门，“砰”的一声又重重将门关上！

包里的东西洒出来一些。

百草呆呆地一件一件把东西放回去，光雅是师父的女儿，跟她同岁。从小时候，光雅就最不喜欢她，每次见到她都要冷哼一声，好像很看不顺眼她拜师父为师。因为光雅讨厌她，很多喜欢光雅的师兄师弟也讨厌她，再加上师父的关系，她又在去年得罪了郑师伯，道馆里几乎没

有人跟她说话。

或许，也不是因为这些原因。

可能她天生就让人讨厌。

所以她被赶出来，大家都很开心吧，再也不用看到她。

可是她能去哪里呢？

等师父回来，郑师伯会不会改变心意。如果还能回全胜道馆，她愿意接受惩罚，不管是罚她打扫厕所，是要她做所有弟子的饭菜，还是要她洗所有弟子的衣服，她全都愿意接受！

离开了全胜道馆，她能去哪里呢？

百草死死咬住嘴唇。

虽然她早就习惯了一个人，习惯了孤独，但这一刻她却寂寞得想要全身缩成一团，把自己变得像米粒那么小。

“天哪！你真的在这里啊！”

气喘吁吁的声音由远到近地传来，呼哧呼哧地喘着气，好像是一路狂跑过来的，然后那人居高临下地兜头边喘气边大喊：

“戚百草！我告诉你！我真的很生气，快要气死了！你到底把我当成什么啊！我到底是不是你的好朋友啊！一整天哎，你什么都不说，还要我从别人那里听说才知道！”

“你被全胜道馆赶出来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一天没吃东西是不是？不对，应该是一天多没吃东西了！她们说你昨天上午就被赶出来了！你不饿吗，你想饿死是不是啊！”

“他们把你赶出来，你就来找我啊！干嘛傻乎乎地一直守在这里啊！你知不知道他们都在笑话你，全胜道馆的那些人，包括我们道馆有些可恶的家伙，全都在笑话你，说人家都不要你了，你还死皮赖脸地不肯走，一直守在大门口就像一只看门狗！哎呀，气死我了啦！喂，你说话啊！”

晓萤恼火地拉扯那个抱膝缩成一团的人影。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怪啊，说话啦，说话啦，是我在生气哎！你有点尊严好不好！他们不要你，你就也不要他们！为什么还要求着他们！

我全都听说了，你做得没错！是他们自己做了丢脸的事情，自己不知道羞愧，居然还怪到你身上来了！”

“喂——！！！！”

晓萤蹲下去，双眼冒火地用力把百草鸵鸟般的脑袋扳得抬起来，但是看到她的脸的那一刻，晓萤却惊呆了，她手足无措，结结巴巴地说：

“……你……你……你怎么哭了啊……你……你不要哭嘛……他们不要你，我要你啊……你……你还有我这个好朋友啊……你是不是太饿了，所以哭啊……啊，这里有个盒饭呢，你先吃点？……”

“……百草……呜呜呜呜……求求你不要哭了好不好……看着你哭……我也要哭了啦……你不是很坚强的吗……呜呜呜呜……不要哭了好不好……呜呜呜呜呜……是我骂你太凶了是不是……那我……那我跟你道歉……呜呜呜呜呜……”

星光点点的老槐树下。

百草把脸埋进膝盖的裤子上蹭了蹭，重新抬起头，除了眼睛还是有点红红的，面颊上没有半点泪水。

“我没哭，我就是有点饿了……”

她低声说，声音哑哑的。

“……好吧，你没哭，是我看错了。”晓萤小心翼翼地说，哭泣还没来得及完全止住，她抽噎了一下，拿起地上的饭盒递给百草，把饭盒上卡着的筷子塞进她手里，“先吃一点好不好，看起来还蛮好吃的……”

百草闷声不吭地吃饭。

晓萤用手背擦干自己脸上的泪痕，说：

“来我家住吧。”

“不。”

“那你去哪里呢？难道每天在这棵树下面？”

“……”

“来我家嘛~~~~跟我做伴好不好~~~~咱们就可以每天一起上学，一起放学~~~~”

“不。”

“好嘛好嘛，来嘛来嘛。”

"不。"

"要不然你就当作暂时来我家玩玩？等你的师父回来，再看看将来怎么办？就暂时住几天，当作度假好不好～～～好嘛好嘛～～～"

"……不。"

"来嘛来嘛～～～"

"不。"

"你要再说不，我就和你绝交了啊！"

"……"

"我发誓我是说真的哦，你如果拒绝我，我就真的、非常非常真的、跟你绝交了啊！"

"……"

***　***

清晨，第一缕曙光划破天际的时候，松柏道馆的庭院里有一个女孩子已经将堆在洗衣房里的脏衣服全部洗好，整整齐齐地挂在庭院的晾衣绳上。第一只小鸟飞上树梢的时候，那个女孩子拿着一把大扫帚开始扫地。

第一个松柏道馆的弟子打着哈欠伸着懒腰从屋里走出来的时候，那个女孩子正跪在练功的垫子上，用微湿的棉布用力地一点一点擦拭，不放过任何上面的任何汗渍和污垢。

"她不是你的同学吗？"

松柏道馆里里外外已经整洁得闪闪发亮，范婶震撼地看着那个瘦瘦的正跪着擦垫子的女孩子，身旁站着同样吃惊地张大嘴巴的晓萤。

"是啊。"

"那她为什么这么能干呢？你确信她是你的同学，而不是专业保洁员？"

"是啊……"

晓萤挠挠头。天哪，百草到底是几点起床的，居然现在已经干了这么多活了。

"她以前在全胜道馆，是不是一直受虐待啊，可怜的孩子。"范婶心

疼地说，否则哪有这么小年纪的女孩子这么能吃苦干活的。

“难怪她整天沉默寡言的，现在看来，可能是她在仝胜道馆总是被人欺负，所以才不喜欢说话吧。”晓萤歉疚地看着百草，最初还一直以为她的沉默是因为是她太拽了呢。

“她是谁？”

范婶和晓萤听到声音，赶忙回身，对从晨光中慢步走来的仪态端庄优雅的馆主夫人恭敬地行礼。

“喻夫人。”

“师母。”

见师母的目光落在远处的百草身上，晓萤急忙解释说：

“她是我的同学，叫戚百草。那个……她最近有些困难，没有地方住，所以……夫人，我能不能先暂时收留她一段时间……她的伙食费我会替她出的！”

“嗯，你喊她过来。”

喻夫人微笑。

晓萤将百草拉到喻夫人面前时，她手里还拿着抹布，脸颊染着因为干活而焕发出的红晕，额角挂着细密的汗珠。

“百草，这是我的师母，也是松柏道馆的馆主夫人。”

面前这个女人的美丽让百草愣了几秒钟，晓萤偷偷扯了下她的胳膊，她才恍过神来低下头。

“馆主夫人。”

“你叫戚百草？”喻夫人含笑说。

“是。”

“晓萤说，你是她的朋友，”喻夫人的笑容温柔得就像天空中的晨曦，“那就请你在这里安心地住下吧。如果有什么需要可以告诉范婶，也可以直接告诉我，就把这里当成你的家。”

百草的睫毛颤了颤。

“往后不用这么早起来，也不用做这些事情，你还在长身体，充足的睡眠和休息对你是很重要的。”喻夫人柔和的声音就像是在对自己的孩子说话。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